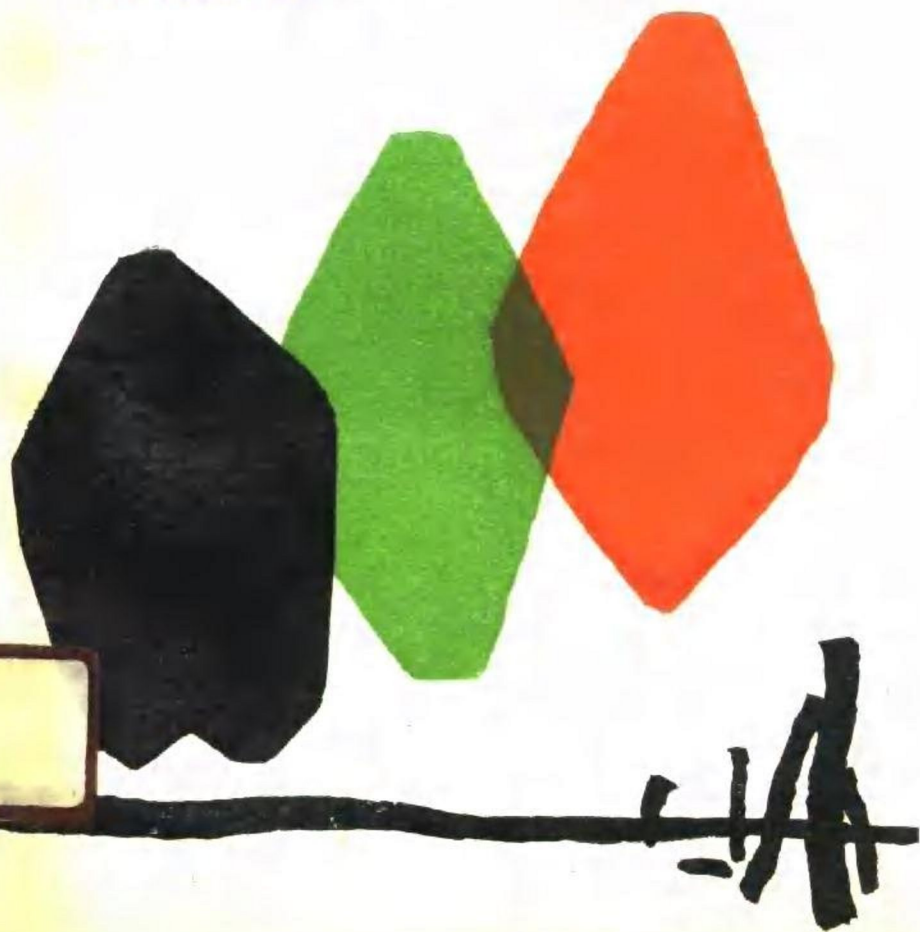


绿色三重奏

余超然 高 桦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I217.1

194

3

绿色三重奏

余超然 高桦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0

B

519030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从《中国环境报》副刊六年来发表的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中精选出来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或褒扬正气,从不同侧面反映全国各条战线上环保工作的成就、新人新事新的风貌,或针砭时弊,鞭挞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不良行为,起到了警世启蒙、振聋发聩的作用。内容翔实,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和环境保护工作者及对青少年进行形象教育的理想读物。

绿 色 三 重 奏

余超然 高 桦 主编

责任编辑 周玉泉 郑凯歌 屈 侠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区东兴隆街69号

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0年11月 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0年11月 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印数 1—1500 字数 256千字

ISBN 7-80019-699-3/X·385

定价: 5.70元

序

人类，同绿色有着不解之缘。因为，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放眼皆绿、空气清新的环境中，然而在后来未逾万年的岁月里，森林、湖泊、草原大片消亡，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不协调，使人们的生活环境大大恶化。时至今日，愈演愈烈，以至一些有识之士发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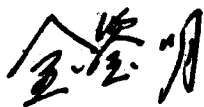
环境，是围绕着人类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环境保护的深入开展，我国文艺百花园中绽开一朵新葩——环境文学。这种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生态观念正在起着重要作用。应该看到，目前，相当一部分人的环境观和生态观还很淡薄，缺少应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所以，对环境文学来说，就是要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为核心，多侧面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承认，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更是大自然的主人。保护自然是人类前进的主流，只有保护当今地球上脆弱的生命维持系统，才能适应与改造环境，掌握与利用自然，人类自身才能生存和向前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环境报《绿地》副刊做了大量工作。

这个集子，收录了中国环境报1984年以来刊发的46篇报告文学与小说。报告文学，作为文艺的轻骑兵，在环境文学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取得可喜收获。本书选编的30篇报告文学，从各个角度反映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成就和面貌。特

别是《中国环境报》与胜利油田在1988年联合主办了“胜利杯”环境文学征文，刊发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写石油环保工作的有孙泱的《面对自然的困境》，白玲玲、江奇涛的《最年轻的土地》，庞泽云的《绿色三重奏》等；写保护生态的有雷加的《旱塬》，宋国强的《西藏：生态与心态》；写治理水污染的有徐昆源的《安得碧水万千顷》，张维功、李寿山的《滦水静静地流》；写绿化成就的有张守仁的《绿色的歌》，孟青禾的《绿魂》；写农业生态保护的有唐长庚的《桥》……

该书选编的小说与散文、报告文学相比弱一些，说明这个品种的创作刚刚在起步，但也有象李心田、赵大年、李斌奎、姜滇等专业作家的佳作，对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也多有涉及。

保护环境，创造环境，关键是通过形象的宣传教育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而人们须臾离不开的环境，也给环境文学带来广阔的天地和发展前景。希望更多的作者在环境文学这片沃土上深耕细作，为环境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为开拓出一个人类学会积极保护自然，使生态与生产协调、环境与发展同步，而不是消极对抗自然的新时代做出努力。



1990年5月

目 录

序.....金鉴明(i)

报 告 文 学

面对自然的困境——一群人与一片盐碱滩

所告诉我的孙 泱(1)

盐湖畔升起一颗明珠张 帆(11)

旱 塬——“水”的续篇雷 加(21)

震撼三峡的炮声郑凯歌(26)

西藏：生态与心态宋国强(35)

最年轻的土地——人与自然之间的

故事白玲玲 江奇涛(45)

绿色三重奏庞泽云(56)

黑色的浪漫张莉莉(65)

寻找那一片绿荫庞天舒(75)

北京漫步：杂色印象与绿色联想黄献国(81)

绿色的歌张守仁(89)

温情无限百鸟啼周友德(98)

安得碧水万千顷——来自胶州湾的报告徐昆源(106)

喧闹的松林许 晨(116)

情在雨林深处张士龙(124)

未了结的公案	张晓爱(132)
绿 魂	孟青禾(137)
银白色的乐章	黄世孝 张有民(144)
回归古都	杨晓峰(151)
吃掉“固废”山	张有民 黄世孝(158)
“绿梦”之恋——京津周围地区绿化工程	
纪实	傅溪鹏(165)
鲜花绿树绣京城	李武魁(175)
“保护神”的海陆空部队	洪威雷(179)
药花盆景家的传奇	高凯明(186)
越境的公害	李 良 李正义(196)
桥	唐长庚(203)
悬剑之下	胡 振(210)
沉甸甸的数字 沉甸甸的思索	南 翔(216)
明净世界的杀手	孙嘉禅(224)
深水静静地流	张维功 李寿山(230)

小 说

乌 家 山	姜 滇(242)
五方山的惩罚	王俊英(247)
老炉长和新厂长	白西麒(257)
“难 过”	刘持斌(261)
野花丛中	顾 工(264)
八百三十一枚硬币	胡存英(269)
牛 姐	赵大年(272)
借 绿	李心田(277)
解 忧	刘忠贵(289)

调查刚刚开始	唐宝贤(292)
音乐会	潘志豪(298)
公害	瑞欣(300)
山鬼	李斌奎(303)
将军“被俘”之后	袁和平(313)
红色羽毛	沈顺根(321)
左宗棠种树	丁羽(325)

面对自然的困境

——一群人与一片盐碱滩所告诉我的

孙 决

我们驱车向东。

天一路晴朗了去，地一路辽阔了去，车里众人欣悦，狂喊：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突然，高桦同志轻言道：“这儿就是盐碱滩了。”大家的歌声戛然而止，顺窗望去，竟无一草一木能摄入眼内，我心里也陡生几分凉意，难道这就是我将往之的胜利油田吗？正思忖间，前方的地平线冒出一片葱绿，司机加速，“丰田”象一只舟，驰入绿海。

目的地临近了！满目象征生命的绿色，歌声和喜悦又重新复活。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物圈，不同的生态系统，产生不同的心智，不同的生存能力，乃至不同的种族。

生存的对峙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时间：1988年6月17日。地点：济南柴油机厂胜利油田分厂。

尽管厂长们已在会议室里等我，我仍然先在厂区转了一圈，我需要第一印象。说实话，这里的一切起初并未令我惊讶，否则也只能证明我的孤陋寡闻。就仅绿化而言，这里的树木并不高大，几乎找不到一抱粗的树；花草也并非覆盖了每一块空地、每一隅角落，许多名贵的品种也不如在它们的故乡长得那么繁茂妩媚。但当我知道这里的每一棵小草所赖以生存的土壤都是从数百里以外的地方运来的时候，当我知道这里的每一棵绿树之下都埋着10几层诸如石子、稻草、木炭、新土等鲜为人知的“文章”的时候，当我知道这个工厂建厂头一年种下了20万元的树苗仅仅活了4棵，而今天这里已被日本报纸称为“盐碱滩上的一朵花”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人类改造生存环境的伟力。

这个工厂是从济南迁来的。初始，没有一个工人愿意从那个文明而古老的泉城搬到这样一片不毛之地上来。当时有人戏言：“从没见过天有多大，在这儿见了天还真不小。”他们是奔着石油来的，来了就得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好。

厂长姜曰良很放松地坐在我的对面，他有一副和油田很相称的身板，尤其有一对比石油还黑还亮的眼睛。凭着我的直觉，他应该是名很好的作家，因为他一开口就给我讲了两件很生动的东西。一则是：有天夜间，一群麻雀飞进该厂的镀铬车间，栖息在大梁上，第二天它们留下的便是自己全部的死尸；另则是：夏天一只耕牛在排水沟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

躁，没想到它这一痛快便到了生命的终点，工厂只好照价赔款。

“那这里不是个死亡之地吗？”我不免惊讶地问道。

“没错，按照工人们的话说，我们这里是‘五毒俱全’。”姜厂长笑了笑，“当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对于过去，一部分人总是说得很沉重，另一部分人又总是说得很轻松。姜曰良属于后者，我喜欢他这种对待世界的态度，尽管我知道，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为了这与恶劣环境对峙着的生存所负出的代价，绝不是一篇几千字的报告文学能够书写完的，但我仍然向他报以赞许的目光。是的，过去留给我们的，除了创造的成果以外，就应该是思考。

“人类伊始，就存在环境问题，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如此。古代刀耕火种，得到了土地，收获了谷物，然而植被遭到破坏，水肥无法贮存，最终一片荒芜；极‘左’年代由于对以粮为纲的片面理解，围海造田，草原垦荒，结局是水灾四起，草场遗失；部分工业基地建设在古老的消费城市，由于忽略了环境的保护，这些城市出现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阶级的局限，历史的局限，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使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对自己的生存空间参预理性。”

姜厂长说着引我走上平台，俯瞰是一片厂房，平视是林立的烟囱，其间是纵横交错的排水渠，厂房里听不见一丝噪声，烟囱顶看不见一缕烟雾，排水渠更是碧水可鉴，青柳依依……只有这时，我才从心底生出由衷的惊叹。

环 境 的 艺 术

以人类为中心，生物圈中的其它生物、非生物（包括天

然与人为的)，都是人类的环境。它在地球表面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层，却繁衍着上千万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和人的全部生物物种以及所有物理环境，它无时无刻在影响着人，作用着人，改变着人。

1976年在柴油机厂召开的第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厂长说要把这里建成一座花园工厂。

几千人的寂静的会场顿时爆发出一阵莫名其妙的大笑。

荒唐的谬误！

不可思议的善良的吹牛！

异想天开的美丽的谎言！

面对这白茫茫的盐碱滩，谁会相信厂长描绘的那个不远的将来呢？

何况那时人们的观念还停留在一个相当低的层次上。那年柴油机厂盖了胜利油田的第一栋楼房，当时就有两个反映：一是现在全油田还住着干打垒，能盖个平房就不错了，先生产后生活嘛，没必要把住房盖得那么好；第二个反映更有意思，说：“别把城市大老爷作风搬到这里来，盖茅房哪有盖到楼上去的？”工厂党委为此挨了三次批评，于是这幢楼也在全油田闻了名。

而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幢楼房已经被四周林立的高楼所淹没，每一幢楼都理所当然地比它宏伟、比它别致、比它够滋够味地立在油田一片蔚蓝色的天空下。这幢楼房也已三番维修，里边进行了改造，外部粉刷上和它不大相称的鲜艳的油漆，尽管如此，它仍然透出一种力不从心的落伍感。

胜利油田所在地的地名叫东营市，只是因为有了油田了，这里才有了城市的感觉。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流

放地。五、六十年代，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劳改场。要是地底下没有黑莹莹的石油，也许至今这里仍是一片荒滩，所以，对那次职工大会上的失笑哄笑哗笑嘲笑以及拊掌大笑，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什么，我们从这一笑声中，感到了一种时代的压迫和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一直陪同我的那位穿制服的中年人一直没怎么说话，他，李宗海，厂环保员，山东人。我一直以为他不善言辞或者不爱多说话。

可是我错了，当我询问起工厂的污水处理和空气污染控制时，他竟然滔滔不绝，给我来了一番专业术语和技术程序的轰炸，什么六价铬、什么这个比、那个率的，炸得我蒙头转向，直到晚上我回到招待所，从采访记录和资料里理出一条线索来。

这个厂镀铬车间的污水和空气污染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喷漆车间的工人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干到过50岁的，没有生孩子的女工更是万万不可干这一行。李宗海就下了决心，非攻下这个难关不可。

他1958年上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了四年半，苦日子来了，家里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他就弃学参加了工作，所以这个四年半的大学肄业生一直干着工人的工作。他搞科学实验，失败了无数次，有几次还晕倒在车间里，沉淀法、过滤法、药物法、电解法，什么手段都使用过了。按环保规定，每升水不得超过0.5毫克六价铬含量，他现在保持在0.02毫克以下。而我们平时的生活用水都含有0.05毫克左右的六价铬。环保局的同志经常一个招呼都不打就悄悄来测量水中铬的含量，柴油机厂没有一次不合格的。

“你们做到这样真不容易。”我说。

李宗海摇摇头说：“这仅仅是降低水里有毒物质的含量，我现在已经实验出一种根治的办法，既可以回收水中所有的六价铬，节约原料，又可以将水重新使用，不让水外流，根除了污染源。”他的脸上显然很兴奋。

“什么时候能投入使用呢？”

“现在正在安装，年内可以用了。”

“花了不少钱吧？”

“厂里花血本了，270万。”

李宗海还有一绝，就是天地不怕。厂里建设天然气发电项目，设计时没有环境评价这一部分，厂长批了，他不同意，就是不让施工，即使施了工，也不签字投产，弄得有关部门只好赶紧补上。供应科进了500公斤油漆，但含苯量超过所限量，他死活不同意使用，最后供应科只好退了这批货。

别看李宗海做的一件件事都很小，却在不断提高环保的身价，同时也不断影响着别人。

这个厂的厂区和生活区之间有一片三角地带，第一次活下来的那4棵树就在这里。当然，现在这里已经是碧水环绕，万木争荣了，如果仔细数一数，这不到1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就有170多种花草树木。不少油田工人节假日合家到这里来照相，尤其是油田的青年男女，常来这里散步。

记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东北面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有一处闻名全国的“恋爱角”，是专供首都的大龄青年或者广义于未婚男女寻偶的去处，我曾作为一个“冒牌货”去那儿逛过。而当我走进这片盐碱滩上的三角地时，当我看见一对对情侣在浓荫里若隐若现的身影时，当我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和啾啾的鸟鸣声交响于黄昏的油区时，我觉得它胜过了北京的“恋爱角”。

我们在物理环境保护的同时不能忘了心理环境的保护，而心理环境的保护总是由物理环境的保护而产生的。

油田人的价值观

在一定时间和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态系统本身也趋向稳定状态，维持着动态平衡，进行着正常的能量交换和物质循环，并靠各式各样的信息把整个生态系统联为一个整体。人类的生产活动，如果只考虑眼前收益，不从生态着眼，超过它自身的调节能力，甚至导致对它的破坏，必然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这一天，柴油机厂出了两件大事。一是美国三大公司来厂参观，当了解到该厂修配的柴油机由标准的4000小时寿命提高到17721小时，含污物指标由每马力35毫克降低到每马力不到2毫克时，大为赞叹，称誉它是东方魔机；二是在厂门口一株月季突然失踪，唯一的线索是这株月季于当天早晨绽开了一朵雪白的花。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不相称的事，后者比前者在群众中的反响要大得多。

的确，在这儿养活一棵小草都极难，更何况一株适应温带气候的花。

白月季的失踪，顿时引起了全厂人的义愤。

而废水处理站的杨师傅心里就更加地痛苦，他50多岁，头发花白，黑红脸一副刚正气，是这个厂的老工人，也可算是个“三朝元老”了。他是看着这个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创起业来的。只要是柴油机厂的，哪怕是一颗石子、一缕清风，他都爱。

然而，这株白月季就是他“偷”走的。

他那天早晨上班时，那朵白月季首先跃入他的眼帘，看着这么娇好的生命，他内心突然萌生出一种冲动，他为它洒了两行老泪，他为它浇一瓢清水，最后悄悄把它移栽到自己工作的废水处理工作间，下了最好的肥，培上最好的土，让它天天守在自己的身边。

但他忘了一点：他只是热爱生命的人中的一个。

为此他伤害了大家。

他请车间党支部陈书记陪着他，郑重其事地把白月季栽回原处。那是个黄昏，那一刻，象一次庄重的典礼。

他主动要求厂环保科罚款处分他，连罚金带扣奖金居然罚了50元。他还说不够，还不能弥补自己内心的懊悔。

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恰恰有着必然的联系。都说一走进柴油机厂风沙就没了，都说一走进柴油机厂空气都纯净了，其原因是什么？不就是有这样一群真正认识了白月季们的价值的人吗？其结果是什么？不就是一批接一批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产品吗？

油田人以他们纯真的情感、朴实的行动，做着一件又一件维系着人类生存的平凡小事。

1987年的一天，天尚有凉意，阴雨霏霏，风的确不能算是柔和的。三号油罐打完油以后，阀门关不严，漏出约有半吨左右的石油。当时因下雨，没及时发现处理，晚上石油合着雨水流进排水渠内。翌日晨，供应科的同志就发现渠内水面上浮着黑黑的一层石油。

很快渠边就围满了人。

个别人手里拿着烟头，当即被周围的人喝令掐灭了。

谁也没吭声，也不用吭声，只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脱光

衣服往水里跳。

脸盆、水瓢、吸管，甚至连饭锅都用上了，还有人拿来棉絮吸油。

漂散在水面上的石油被一瓢一瓢、一盆一盆地捞了上来，哪怕是角落里的油花子、油星子，人们也没放过。

似乎显得原始了些，笨拙了些，微乎其微了些，然而，赤金般的心灵和超越的大境界往往就产生在这些原始、笨拙和微乎其微之中。

油捞干净了，一场灾难在油田人那双自觉的手中避免了。从水渠里走上岸来的人们，10天都没把周身皮肤上沾着的油迹洗净。

姜曰良向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不见了先前的那种轻松，他的脸朝上仰着，呈一个思索的角度。

艰难的生态给了油田人更加敏锐的感触。

我脑子里闪过一系列镜头：

美国多诺拉1948年10月27日起烟雾笼罩持续4天，居民43%咳嗽、喉痛，17人死亡，轰动全美；

日本四日市1955年以来，石化工业和重油燃烧造成废气污染，500多人患喘息病，30多人死亡，有人计算再过若干年樱花也会绝种。这是世界上有名的四日市事件；

中国呢？每一个中国公民你知道吗，我们在创造生活的同时，也面临着戕害自身的威胁。

要回北京了，一直陪同着我们的杨献平同志提议说：“去黄河入海口看看吧！”

我们到了黄河入海口。这里的黄河和我记忆中储存的黄河完全判若两然，它没有汹涌的波涛、奇险的礁岩，但它的气势不改，仍然奔流入海不复返。